

秋天里的春天

27
49

秋天里的春天

高加索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印张 3.125 插页 2 字数 54,000

1985 年 3 月第 1 版 198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5,600 册

书号: 10100·805 定价: 0.58 元

责任编辑 陈咏华

目 录

白发吟.....	1
泪花吟.....	5
生命吟.....	9
风·花·雪·月.....	14
寄给故乡的山水(三首).....	18
写给泗阳的信.....	23
雪夜,炭火熊熊.....	25
早安!大行宫.....	27
啊!燕子矶.....	31
新街口.....	34
站在高高的雪松下.....	36
溧水访古(两题).....	36
羡慕.....	41
告别.....	44
除夕,爆竹声声.....	47
我是一块老姜.....	49
春·夏·秋·冬.....	50
南疆拾遗(六首).....	55
黄山学步记(四首).....	63

常青树(两首)	66
京华冬览(三首)	70
秋天里的春天(五首)	73
弟弟·灯	82
打麦妇之歌	86
丫头呀	88
观音土	86
太阳一出象红球	91
奴隶，奴隶儿子的母亲	93

白 发 吟

一

多少年，破帽遮颜过闹市，
多少年，未敢对镜抬眼睛，
今日镜前脱帽吃一惊，
呀！何时你竟变成一团云？

望着你，望着你，满腹心事从何说起？
昨日死，今日生，该用欢歌代替悲吟。
谁知你却白得这样多，白得这样早，
告诉我，告诉我，你怎么落得这般光景？

二

记得吗？
故乡的荒山有棵迎风抖嗦的小松树，
你曾是那树梢上一蓬失血的黄色松针；
记得吗？

异乡的荒原有只被恶犬追捕的小刺猬，
你曾是那猬球上一蓬怒竖的褐色刺针。

你也有过细软如丝黑亮如漆的芳龄，
曾伴我追寻彩色的生活纯真的爱情。
当我在松明灯前笑着看书哭着写信，
你曾扑向火焰悄悄吐出焦灼的叮咛。

我也曾惊叹你如家园的春韭旷地的野草，
赞美过你割了再长烧了又生的顽强生命。
当你默默含情地抚我前额并遮我眼睛，
我曾轻轻地把你拂去又慢慢地把你抹平。
秕糠芒刺，曾欺你朴实肆意蹂躏，
跳蚤爬虱，曾占你为窠繁衍子孙。
对这些，你并不在意，全不在意，
日日夜夜，一心护卫我大脑神经。

啊！原谅我，原谅我，
在沸腾的岁月里，
我未能给你一滴发油，半点滋润。

三

往事如烟，回首成梦，但记忆犹新。

仿佛就在昨夜，我蓬首垢面刻上金印，
你突然由一团乱麻变成一根长辫，
我套上大帽一顶，辫梢仍拖至脚跟。

小时候，我羡慕姐姐有条骄傲的发辫，
辫子有了，我又羡慕寸发不留的老僧；
小时候，我以为戴顶帽子才显得神气，
帽子有了，我又觉丑陋不堪难以见人。
一根老鼠尾巴，被人提来掇去倒悬生命，
一顶千钧钢盔，压得腰弓背驼眼花头晕。

我恨你！我拧你！你为何贴我更深更紧？
我愤怒！我麻木！你为何依旧百般温存？
谎言弥天的岁月，权欲熏心的年代，
你为何还要我的大脑保持冷静保持清醒？
啊！一场梦魇耗去了我多少个冬春，
今日见你，你竟悄悄化成了一团云。

四

莫非长年不见阳光竟忧伤苦闷成病？
莫非青春染色体早被风霜吞噬干净？
莫非该去徜徉山水，狂啸“白发三千丈”？
莫非也要“醉里挑灯看剑，可怜白发生”？

莫非真的岁月无情，年纪不饶人？

不！你并非是一团惆怅黄昏的云，
我也并非是落魄的狷士，解甲的将军，
你是一朵白洁的花，一团白热的火，
我是才从解冻港湾启程远航的水兵。
如果我是蚕，你就是刚吐的一缕银丝，
如果我是星，你就是初射的万道光针。

望着你，望着你，遐思浮想连翩飞起，
昨日死，今日生，恨有多深爱有多深。
啊！休怪我不替你梳洗风尘，重换发型，
曙色临窗，我得快去迎接那崭新的早晨！

一九七九年春初旧作

一九八〇年秋初重抄

泪 花 吟

——献给党的一支心曲

是英雄志短，儿女情长？
是多愁善感，悲天悯人？
还是生就一双泪腺发达的眼睛？
为什么我常爱流泪？
为什么泪花常伴我生命历程？

萎缩的母胎使得我先天不足，
摇篮中的泪水比奶水还要丰盛；
龟裂的土地又使我后天失调，
心房缺少血液就咽下眼泪滋润。
泪花未谢，我已谢走童年、谢走天真！

对叨鸡捕羊的禽兽我不是猎手，
只得用一串泪珠射出一腔悲愤；
对悬梁投井的乡亲我不是神医，

只得用一束泪花献上一掬同情。
泪花未落，我却落荒故土、落魄京城！

我曾噙住泪花在党旗下举手宣誓，
又暗自用泪水擦洗软弱的灵魂；
我才铭记“男儿流血不流泪”的叮咛，
转瞬又泪眼凝望共和国红旗冉冉上升。
接着，泪花又伴我和母亲作坎坷旅行。

诚然，人不伤心不落泪，
为人间失去最敬爱的巨星我泪似泉涌；
然而，落泪未必因伤心，
乍闻母亲切除毒瘤我禁不住泪如雨淋。
泪花未枯，我可枯了黑发、枯了青春！

啊！这汨汨泪泉绽出的泪花朵朵，
象露珠，象珍珠，象天星，象水晶，
含着热，含着冷，含着爱，含着恨；
这朵朵泪花虽是一样的纯净透明，
那凝聚反射的感情竟如此七彩缤纷！

二

难道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难道我这羸弱之身也会出现奇异功能？
泪腺的生理机能早该老化了！
为何泪水的分泌量反而大增？
为何晶莹的泪花仍伴我浑浊眼睛？

呀！象一颗露珠，
一朵泪花又在早晨的眼帘闪动了。
我怎忍把它碰破！
那是一棵春草擎着一粒璀璨的宝石，
在感激母亲大地的养育之恩。

呀！象一串珍珠，
一挂泪花又在黄昏的脸颊滚动了。
我怎能把它拭去！
那是一株秋黍捧着一把饱满的玉米，
在赞美母亲大地的五谷丰登。

泪花朵朵，泪光闪闪，
送走的是残冬薄冰，迎来的是日丽天青；
泪花滚滚，泪波盈盈，
半是回报东风浩荡，半是映照锦绣前程。
“男儿有泪莫轻弹”啊！我怎地置若罔闻？

不！生活一旦向痛苦的悬崖绝壁告别，

历史一旦恢复了最诚实的检验标准，
禁锢已久的泪花便象那春潮涌生；
尽管这泪花仍如往昔般纯净透明，
那凝聚反射的情感却更浓烈！更芳醇！

不！这还不是“人老泪多”的唯一答案，
我还得查阅生理知识，求教眼科医生。
当我发现科学与感情竟有相通的信息，
惊喜和惭愧的泪花又并蒂缀满双睛。
我举手加额，该把这困惑的额纹抹平！

原来凹凸不平的眼睛角膜难以映象，
有了眼泪才能把万物看得更清更真；
原来眼泪并非只是流露灵魂的软弱，
它勇敢，能扑灭侵犯眼睛的细菌，
它辛勤，能清除玷污眼睛的灰尘。

于是，我噙着泪花再次向党宣誓：
我已老矣！但仍愿化作一朵泪花，
永远贮留在你的炯炯有神的眼睛。
战时，做保卫你的普通一兵，
平时，做爱护你的清洁工人。

一九八〇年七月一日初稿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改成

生 命 吟

你知道吗？这地球上怎地会出现生命？
这构成生命的蛋白质，氨基酸……
最初又是怎样发生？
呀！这一连串闪光的科学命题多诱人！
有哪位科学家能在这试卷上答个满分？

为了揭示生命起源之谜，
从探讨天体演化到解剖胚胎形成，
一代接着一代求索，一层深入一层追寻。
为了试验细胞核、细胞质的移植异变，
科学巨人童第周奉献了他的一生！

尊重科学吧！尊重科学就是尊重生命。
在六十年代荒芜的土地，贫穷的岁月里，
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人工合成胰岛素；
而今，科学的春天已把冻僵的生命唤醒，

相信，我们会看到新的生命用人工合成！

二

最宝贵的生命是什么？是人的生命。
顶天立地的正直身躯，吞吐宇宙的大脑神经，
使人成了这世界的“万物之灵”。
没有人，这世界就不知道有颜色有声音，
有了人，这世界就显得有生气有精神！

不仅会思维，最善于回忆和憧憬，
而且有感情，最懂得爱和恨；
不仅会用语言和文字放射出思想的火花，
而且能用形态和艺术凝聚着情感的结晶。
人啊！人啊！多么富有智慧的生命！

什么是情操、风格、尊严、羞耻？
什么是丑、恶、假？什么是美、善、真？
在这大千世界的亿万生命中，
谁能拥有这样多的精神财富和道德标准？
人啊！人啊！多么值得骄傲的生命！

三

最痛楚而又幸福的时辰，是分娩的时辰。
娘奔死，儿奔生，恐惧和希望撕裂着灵魂，
阵痛的绝命呼喊带来了婴儿问世的啼鸣，
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母亲啊！
终于向新生命绽开了玫瑰般的眼睛。

最悲哀而又严肃的时辰，是死亡的时辰。
心脏不肯停止终于停止了跳动，
血液在凝固前一秒钟仍在循环奔腾，
最后的一次呼吸是人生最庄严的宣告：
别了！世界；别了！亲人；别了！生命。

是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该用怎样的生活来充实这生命的历程？
活着，是否对人民有益？
死去，是否无愧于自己一生？
人啊！是否都作过这种思考和扪心自问？

四

啊！十年浩劫，长夜如漆，地裂天崩。

迷信绞杀着科学，兽性毁灭着人性，
多少年代积累的物质精神文明沦丧殆尽！
多少活着的生命只剩下一个躯壳，
多少年轻的生命失去纯洁天真变为畸形！

当七十年代最后送来三个大好阳春，
我们遇到了多少恍若隔世的战友和亲人！
才搔着鬓霜撑开皱纹共庆生命的幸存，
顷刻间又为受害致死的生命涕泪纵横。
整个中国在思念自己的女儿张志新！

啊！太空群星灿烂，大江浪涛滚滚。
革命英烈的生命之火永恒不灭，
科学先驱的生命之树万古常青。
惭愧呀！为何自己的生命缺了钙铁磷？
惭愧呀！连躯壳也险些做了敬神的三牲！

五

是的，我们负了伤，但还未丧失生命，
难道就此躺下，专看别人驾辕出征？
是的，我们是科盲，但不必怨天尤人，
当不上“四化”先锋，难道不能做后勤？
过多的叹息忧伤会消沉意志戕害余生！

八十年代不能再有半点怯懦和半步后退，
要象凌空铁鹰挟着呼啸的风云前进；
八十年代不能再蹉跎岁月虚掷光阴，
要象花间的蜜蜂从不和蝴蝶去闲逛撩情。
生命呀！既要勇敢坚韧又要踏实勤奋！

别看埋在泥土里的种子微小如尘，
那初生的嫩芽竟能冲破板结如铁的土层；
别看闪现在夏夜的流萤不如天空的明星，
她造出的光能效率大大超过了人间的电灯。
生命呀！你可知道这里面有多大的学问？

一九七九年底写于石城